

清容居士集

十七

東坡先生書志亦近
有假不遠神候味
于孫帶之何其愚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序

易三圖序

上饒謝先生遊於建安番易吳生蟾往受
易焉後出其圖曰建安之學為彭翁彭翁
之傳為武夷君而莫知所授或曰託以隱
祕故謂之武夷君焉復曰吾易神也易何
為而神也神者易之始也易不可以強名
也不名則三易願叙其旨袁桷曰夫三易
者非聖人之本旨也神以合聖人之易斯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

一

得矣然則曷為神無端而莫可見也惟無
端焉故無體焉存而明之而數以生焉數
生矣而始有變變立矣而會以理理者其
一也理不能以盡易因數以立者理也用
變以逆者非理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始晁以道紀傳易統緒截立疆理俛後無
以偽至荆州袁溉道絜始受於薛翁而易
復傳袁廼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龍始薛授
袁時嘗言洛遺學多在蜀漢間故士大夫
聞是說者爭陰購之後有二張曰行成精



象數曰續通於玄寂後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言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抗祕不復出臨邛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易集傳序

觀象畫卦庖犧之本旨也因言意而廣象馬三聖人之本旨也王弼後出附小象以

言

言理儒先莫能病若繫辭傳說卦等篇弼莫能措辭審是則弼幾一偏矣十翼之作有象焉有象焉專於理而作彖象傳焉者夫子之志也然則文王周公之彖象其志皆理與曰非也卦本於象八卦首之定名以為象則井鼎小過是也言意以為象伏羲言而人不能知之文王周公始申言之文王之言見於彖周公之言見於爻是則不俟予言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象象傳果唯言意焉則變占乎何取曰有變焉有占

馬伏羲畫不變於九六則變見之占則文
王於彖附言之象未始分爻王始離之變
之疾者莫先於蠱憂世之深也若分象則
師晉小畜之類是也爻變於占因筮以見
者也其即見者漸小畜訟之類是也彖爻
合四者而言之夫子不一言之何與曰傷
哉夫子之志也事莫尚乎辭辭非理不能
以定人事吉凶繇妄而咎以興先之以變
占是易殆卜筮之書矣器繇動成動斯靜
矣取靜觀動將於是乎則斯其為象也大

矣夫子於說卦馬始彙之彙以窮其變占
則變占者筮之始也故其首章先於著二
章次於卦先天之說七言之懼溺於占也
後天之說一言之人事之本也而終之以
象馬維昔康節邵先生作方圓環中圖合
於天人皆本說卦克類以至知夫聰明特
達之士不在於諄告也若繫辭傳設卦之
方窮神之妙其詳於爻者毫釐不能以易
積數以成變易以動肇於方寸散於六合
幽眇廣大取而莫窮應而若遺曰卦以測

善筭喻者不能窮也舉世舍是矛盾互持
雖百世莫能以解吾故曰非繫辭傳不能
以知易是說也邵子之說非僕之說也楠
不佞讀易二十年歲月逾邁所見益懼紇
石烈君希元篤志嗜古於易精思以求搜
撫疑義私嘗歎然莫能以對卒能先予以
成書不鑿以求通不拘以強附會其粹精
足以垂世故以予昔之所告冠於篇首俾
知夫同焉以異者將以革夫株守偏弊之
失則予之所著其果有同乎其無同乎

新安程子見四書圖訓序

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得以圖言以圖言
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
圖為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
秘非書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
聖繼述遵文演圖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
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于樞紐其不可以
繪畫得之者猶曰名以立義此圖之輔於
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
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

之說興茫無畔岸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
依者為之主而體用知行之說實切於學
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勦取
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源委悉不復攷
禮主於敬理主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
糜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
庸大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為圖以輔
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為學之叙非
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有能為行而親
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備
可謂能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性
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山之曰
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
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
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
拯諸

輔漢卿先生語孟註序

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
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
具在也自漢傳註之學興蔓辭衍說浸淫

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乎空
玄二者之弊遂淪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
依憑焉踰千有餘載矣至宋春陵顧儒開
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繫於簡冊良謂大備
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
派別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
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
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為問答以曲
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
於天下而後之師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
文旁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
窺其藩籬卒至於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
日從事于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
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稍幼承父師獨取
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
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
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衍者
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為標的以
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為
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蘄合而有合矣

二公所為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
公之遺書夸多務博雜然前陳莫知揀擇
余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
益得以遠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
兵禍散軼今其後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
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
敢緩遂刻先生之書于家塾俾序其事予
獨連言於黃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為
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輔氏為未墜是
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興
其必在是也

郭好德論語義序

唐儒作五經正義疏必先之以衍義而始
明其傳註其先之者何懼汨於經也釋之
以義疏焉者有訓詁焉有制度焉至於名
物象器疆理飛走潛動之辨不博不足以
盡約之以衍義非背於傳經之說也理唯
約足以見漢稽古三萬言後世嗤之至朱
文公承濂洛之正傳始為語孟精義久之
憮然曰宜尊所聞今所傳集註具訓中外

下逮荒陬絕島家有而人誦文與義古至於不揣者斷章譏駁識者哂之京兆郭君好德秉彛父授徒于其鄉塾懼世之不達於辭者習譏駁之病撮其精微合於簡易將使夫初學者若循塗以進遇險以休使少窒焉必由是而達在易之蹇曰險而能止知矣哉蹇斯通矣抑嘗聞文公之教於其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為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彛是書殆深得文公之意近世東南諸儒旁行側注鄰於釋教之學濫觴而不可禁予得讀是書深有合夫訓蒙之說孔賈遺旨能以遠紹其不在茲書也歟

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為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絕熄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

百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其竄
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
而始著者也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
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
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
也詩本於大小叙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
獨蘇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
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
氏正義皆旁正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
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

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亘萬古而
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為是哉曩朱
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叙疑非西京於孝
經則刊誤焉詩去其叙易異程氏中庸疑
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
為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
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
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
文巧闢而為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墨守
是猶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

淳祐中番易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
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
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黃公榦
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為別錄黃
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
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
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為朱陸會同舉
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
者有攷刪繁薈精余於龔君復有望焉夫
事定於千百年則罔有異論故歷舉興廢
之說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夫後若余言
亦殆將得以同傳也至治二年八月辛未
袁桷序

五經約說序

古之學者三十而五經立方其時以力田
致養為先本春出于野冬始入邑其勤懇
懇然日不能給暇日入學歲率不滿十旬
焉噫何其敏且成如是之易也蓋先王盛
時鄉遂溝洫之制明冠昏賓蜡之禮具絃
歌俎豆鐘鼓弓矢之事周旋品節皆身親

而日化則所謂通其義者道德性命之理也簡牘日繁專門經師夸宏務奇漢世儒者白首莫一微言既絕掇拾枝蔓而媮意惰業率自涯而返良有以也夫子之翼易二戴之傳古禮解經之準的也訓詁別立為小學析文以言字曰字以生義究其大較邈不相入然則士何自知經旨哉唐孔賈氏尊漢儒宗知其迂陋猶旁諱曲覆如臨師保不敢有犯獨啖趙出口指摘無所避至劉原父氏歐陽氏始慷慨直論未幾

言經者銖分毫別疆畫同異亦駸駸乎漢儒矣夫一道德而同風俗作者之事也復古而不至焉者儒者之責也六藝之道莫急於禮樂樂書廢已久而儀禮迄不得立學官遺音舊器莫可尋辨登降進退揖讓之損益臨事取具豈就企及卒泥夫近古吾獨謂學古之士猶足以語夫此也廬陵宋元翁為童子時能明經明經舉廢已久獨元翁興起其事弱冠復約為大義先王墜典炳然其專美矣夫天人之奧昔人之

所罕言而昔之耳聞目見接熟素履今皆棄置不講元翁氣清德茂養泉糞木必以源本約而同之與道俱會後之學者將由是則焉敢誦所聞而美之

鄧淳翁春秋集傳序

因褒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悉貶而遺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粵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其紀載之法踈稱近古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灾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逮于戰國

執簡侍史者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劫凌據之侈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于邦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日幸淪棄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是者二百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明之別為之書以信于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為褒貶哉三家之傳事與義例輟輟殺紊刻者若法吏博者若辯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介

不相並而玩獵蒐擇髣其音聲益遺其形
傳愈疏而經益湮矣夫因義例以明聖人
之意懼義與例不得而盡廣其記聞不燭
於理則事益無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
無傳而著論至於是良有以也自唐以來
合三傳者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
者必謹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
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
閭而日彰墜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
準也邵武鄧淳翁慨不行於今特立己任
纂而為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
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準感
而通天下之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並始
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學
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
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
達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
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

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
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
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
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
居業則曰脩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
聞見之廣旁曲通辭是則經史之外立凡
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楊雄氏作法言
其意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
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泐于吾徒之功至溥
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墻背
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為耻於是為困學紀
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
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
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紬繹
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肅政司副使馬
速忽公僉事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起
儒學始命入梓桐游公門最久官翰苑時
欲悉以其所著書進于
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桐知先生事
為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

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具官袁桷序

大易通義序

郡侯郭文卿示易通義一帙曰此真定侯先生所述也先生幼喪明聆群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明於心刊華食實莫首於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為得之於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已說而名

清寧書二集卷二

二

之曰通義讀其書浩乎其詳也簡乎其著也因理以測象若遺焉而不敢廢也桷學易蓋亦有年矣原夫八卦既列象斯立焉故卦有理者焉有象者焉理有以言為象象有以理為用理與象不得而偏也聖人懼其言之雜也諸卦之彖專言夫理而取身取物悉見於爻辭矣又懼夫設卦之理彖不足以盡也復繫之以上下傳而其象位之明著悉見於說卦至矣盡矣後之儒先言理者過於浮略象廣喻而泥象者微

言隻字咸取以為象角立交病三聖之旨
泯然莫知所歸自朱文公發變象之說學
者始知所宗君思深而識幽據會提要蓋
將為程子之忠臣倣文公以入夫邵子之
室非潛心尊聞者不能也今年逾九十康
色未艾先生名克中字正卿郭侯僕叙其
書將入于梓不讓而為之序焉

老子講義序

昔之善言老子者謂其同者合於易其不
同於孔子者皆矯世之弊此論千萬年不

能以易也新安程泰之作易老通言余意
深得其旨讀之茫然不能以脗合語簡則
理得大羹玄酒夫豈旨於味乎老子之五
千言不得已而為言也道為乾坤之體德
為咸恒之用繹其辭旨觀妙觀微見天下
之曠而擬諸形容者也衆妙之門易之門
也功成弗居治蠱之道也使民無知無欲
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挫銳解紛洗心藏密
之旨也多言數窮吉人之辭寡也谷神不
死生生之謂易也後其身外其身以前民

用之道也水善利萬物坎之行有尚也持
盈揣銳君子有終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無思無為也埏埴為器戶牖為室十三卦
制器之義也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民
咸用之謂之神也為腹不為目觀我朵頤
之凶也寄於天下託於天下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
見其後神無方而易無體也善為士之章
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謂也觀
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也皆謂我自然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也若夫十八十九二十章
矯世之言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坎離之
體未濟既濟之用也不自伐故有功謙之
義也有不信焉亦矯言也跂者不立鼎折
足不勝其任也有物混成易有太極也輕
則失臣躁則失君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則失身之義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益道
也知白守黑窮神知化之義也去甚去奢
去泰致恭以存其位也將軍居左師左
次无咎也道之在天下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之義也自知者明顏子之不遠復也自勝者強君子之自強不息也終不為六虛以受人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極深而研幾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柔弱勝剛強坤至柔而動剛也利器不可以示人君子藏器於身也守萬物將自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上德不德章矯言也謂得一者貞夫一者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蔡氏曰兩儀之先其易無體兩儀之後其易有體有無之義於斯見之明道進道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之謂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石林葉氏曰易之數見於大傳者乾坤之策也物亦非萬之所能盡該微見其緒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氏言數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周言數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筭老氏所謂三生萬物者猶易之言當萬物之數而不盡其說也莊周所謂巧歷所不能筭者猶易之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

不窮其變也至漢言律歷者於是始於易數之外起黃鍾之一而三積之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以為五行之數備已而又為三統之說以五行相錯由三微三著積之始於太極而終於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以為天下之能事畢無為老子之旨義與生而不同旨既同則無思無為之義同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諸卦之上九類之清靜為天下正憧憧往來之反說也知足常足繫

于苞桑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義也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無損益而言也懲忿窒慾損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也聖人皆孩之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也善攝生老子之本旨致一之義近之矣道生德畜乾坤之用也生而不有變化云為也塞其兌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慎言語塞兌之本也閉其門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謂也介然有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于石之義也善建者不拔確乎其

不可拔也修身至天下中庸之論也精之
至和之至男女構精化生之道也玄同不
見是而無悶也以竒用兵以此毒天下而
民從也禍兮福之所倚碩果不食也福兮
禍之所伏繫帶之三禡也治人事天莫若
嗇卑而不可踰貳簋可用享也有國之母
可以長久安土敦乎仁愛之道也非其鬼
不神睽之羣疑亡也大國取小國小國取
大國湯文王是也謙之上六得之矣道者
萬物之奧廣大悉備也何棄之有容民畜

衆也坐進此道藉用白茅无咎也圖難於
其易為大於其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履霜堅冰也合
抱之木生於毫末喻積小以高大也下二
章亦同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禁民為非
曰義則智去矣江海為百谷王天水違行
而由一以生也下者水之道需而蹇蹇則
通矣卞濟而光明之義得矣曰慈天地之
大德曰生也曰儉損之道也曰不敢為天
下先巽以行權也善為士夫子於益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之爻詳言之矣用兵有言
仁者無敵也吾言甚易知易知則有親也
知不知勝口說也民不畏威不威不懲滅
趾滅耳之爻得之矣勇於敢則殺天道虧
盈而益謙也民之饑節以制度則不傷財
不害民矣人之生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也天之道其猶張弓日徃月來之義
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坎之內爻堅強者
也故險之時用大矣哉受國之垢國君含
垢也明夷之義於斯見之常與善人積善

之家有餘慶也小國寡民章通其變使民
不倦也利而不害乾不言所利保合大和
乃利于貞矣為而不爭爭地爭城老子之
親見也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夫豈有爭哉
予固嘗以易釋其旨而未有成也同里呂
君與之故儒家閱世益深游於方外以其
著老子一編見示甚侶夫予之所見其文
詳順而實援據以精築室於海島孤絕之
地黜聰窒明以養其泰和且又將窮極山
川之幽勝以求正於有道誠可謂老而能

學者也故輯舊說列于前凡我同志知予之不妥許可者有在也泰定二年七月清容居士袞櫛序

高一清醫書十事序

班固氏輯劉氏七略為藝文志其序醫經方藥終以神僊十家殿之尋宗探本厥旨深秘近世習老氏者則以為薄清淨務名實若班氏去取未足為吾學輕重其不習老氏者因其先後遂以為尊吾聖人莫若班氏緣聲附響深切明著之道二者皆所

未喻也醫經方藥具訓于先古其不得已而為之意世莫之曉惟空林隱竇刻意繕性之士必極其本致而後能知之故其察五行乘剋之理七情摩盪之原兢兢揣揣使夫身不至於已病而餘功後效積精以適神者斯近夫神僊之說矣班氏深存其義而隱其說故世之方士皆荒忽詭幻復別為一家以自侈靡而所謂非聖不言者則有戾五福之彝訓仁者靜壽之義於道何取焉予嘗謂有經天下之志必有經天

下之事胼胝之勞在陳之厄其饑寒困苦雖九死不得以自悔視夫彈冠結綬爭奪得喪談性命之空而忘事理之實者則有間矣故每信而不敢自異居里時獨高君彭一清慕方外學嘗以為醫經為性命之本若冶金鍊石諸秘詭事皆不取彈極年歲悉取上古漢晉諸經方以及唐宋所續出經分緯別定其精良刪其繁雜別為十事謂必由此足以通夫僊道而其意與班氏適相脗合高氏衣冠為四明望自獻簡

公閱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廢錮正士即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內翰公文虎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至大宗伯衡孫為端平正士脩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見聞及方技諸書疊疊道舊不輟一清為諸孫得於宗伯為多淵懿之深簡聞小誦非所可擬疑駸駸乎與學僊之道通故今自號為通僊子云然予幼聞諸老言葛天民曾景建以神僊說游公卿清言玉雪苦意冰蘖見者憐而欲成之後卒不

就窠後里人王丹池復以是說游亦不就
十事之成於吾徒誠有賴未知通僊之本
旨其果能有成也朱文公於老氏嘗曰恐
逆天理信而不泥然未始與浮屠者同其
議悼日月之如流知玄髮之易化高君其
奚以辭因叙而致意焉

四明志序

成周疆理之制審於王畿首合同姓以夾
輔至於四履則必假異姓焉以控遏之先
後疏附曲盡其制何周且詳也四方之志
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外史掌之
社已入秦而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收
其書據要漢中夫豈偶然也哉

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宇首命秘書
監儒臣輯大一統志沉幾遠略與昔聖人
意旨脗合然而郡志缺落其遺軼未備焉
者不復以徹于上馬侯澤潤之固嘗為中
祕官知之矣暨守四明迺曰明舊有志今
為帥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為首阨塞戶版
物產地利是宜究察以待問清風舊德與

昔之高閼巨闕屬於宅里者猶可考也謂
桷久為史官宜有述桷嘗聞之洙泗遺俗
稽之以久遠者道德之澤也詫錙銖之利
以害于吾民昔人之所不道空虛說增農
日益困甚者紀其山林屋室之盛奉書詣
庭若執符契爭莫能已是殆昔之無知者
根其禍也管夷吾作書訓子弟良厚而內
政以漁鹽為急儒者詬之維明負山橫江
歲厄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
革覽其山川知昔時得人之盛宮室戶口
之無恒釋道遺文之盛衰是皆足以增其
永歎焉者矣迺為十二考以志其事遂不
敢以荒落而有辭也馬侯為政愷悌惻隱
以宜于民民以不病郡博士吳君某勤恪
承令詢索州縣之所宜聞者良備曰是得
以成書焉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桷過永嘉張宗魯書塾皮河間李景山氏
手校朱子詩傳謹視之旁行側注朱墨定
竄精善心慕焉雖未熟詳知其名能詩吾

意非近世詩士也近世言詩家頗輩出凌
屬極致止於清麗視建安黃初諸子作已
憤憤不復省鈎英掇妍刻畫眉目而形幹
離脫不可支輔其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
致棄萬物之比興謂道由是顯六義之旨
闕如也是歲冬見于京師始讀其詩於
雍虞德生質而不倨綺而不踰嚴衆芳之
英融寄于窮厓絕域之地而審其昔日之
心滿意肆蓋將冲寂寥廓脫然以逃焉者
也夫子之言曰詩可以怨然不怨可也怨
已則責難於天誠不怨邪幽蘭之辭湘纍
之賦得而廢之矣若公之詩非悲其不遇
也凜焉以持者正也反而言之斯怨矣又
何病焉予嘗從問雲南土風歲弄兵不止
計安出公曰理則人擾則獸豈獨雲南哉
退已書諸牘復識于序後若德生所論次
者不復著

劉內翰文集序

至元二十四年間南康劉公為內相宗社
未三桷髻年侍先處州府君于錢塘獲

識之議論雄偉誠奇士也後有客自京師
來者必詢其詞命制作多懍愷不能道踰
十餘年獲入禁林得玉堂制草而讀之編
次荒略詞臣之名十不存四五是則劉公
之文無目而推考焉者矣至治元年冬十
月其嗣判官君某橐其遺文相過馬侂有
叙楠讀之手不以釋夫集腋於裘擣珍於
鼎非精別者不能也尊其所聞足以信後
諛言美說非後進之所宜為也東平李公
謙評公之文曰學問該洽性理精詣承旨

王公構則曰深妥雄健博碩光明廣平宗
公渤亦曰氣盛辭卓溫綽宏雅嘉禾張公
伯淳則又曰浩蕩橫逸是數公者司衡挈
繩將俛夫後之學者翕焉以從其傳信何
疑矣夫以理為主文常患於不工雕鏤委
心茫然而無以畔岸是則為是者良難矣
命焉而得所遭事久則論益定觀其詩文
於當世羣賢之言有考焉斯得矣

樂侍郎詩集序

故吏部侍郎河南尹樂公詩一編其季子

克誠以家集散軼守其記憶者得若干篇
將刻于梓俾有叙栢讀而作曰嗚呼旨哉
方南北分裂兩帝所尚唯眉山蘇氏學至
理學興而詩始廢大率皆以模寫宛曲為
非道夫明於理者猶足以發先王之底蘊
其不明理則錯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
而諉曰吾唯理是言詩實病焉今夫途歌
巷語風見之矣至於二雅公卿大夫之言
縝而有度曲而不倨將盡夫萬物之藻麗
以極其形容贊美之盛若是者非夸且誣

也五經言理莫詳於易其辭深且密闡幽
顯微不敢以直易言之考於經皆然也宋
之亡也詩不勝其弊金之亡一時儒先猶
秉舊聞於感慨窮困之際不改其度出語
若一故中統至元間皆昔時之緒餘一一
能有以自見若吏部公則親受承安貞祐
之傳故其詩清切俊邁足以振數百年之
遠響俾置諸中州之所編次其何能以辨
公諱舉字用之號藏齋與父運副皆金進
士家世源委所從來有据傳以永久孰曰

不宜

曹邦衡教授詩文序

大江以南地為荆揚郡不過百十其言語風俗起居飲食之異邈不相近世方理文治而士大夫言詞章高下復人人殊數十年來文益媮體益弊乘高駕浮滑稽恣睢恍乎其不可詰絜而至於道者不懼則僨遡源而論之蓋方承平時師表日增士以其類至尊其所傳過於自守而樂凡近者尤矜矜然祕重不妄與一道德而同風俗

先王之教誠不若是也余嘗會文於同志反復力議而卒以自病廬山曹邦衡客京師三年矣閉門弦歌絕造請之跡顧屢察之而卒未之與議將行始示其詩文一編蒐竒粹精炳然而橫陳列懸于簾擣珎于鼎聲味相屬而凌厲感悱蓋將合律呂之變適酸鹹之宜者也夫不自是其是必有則於古守其私說不能以自廣將固且隘博以求之精以思之日遷而歲異當於是乎益今四海一國士之不可強為者猶豉

而及文教之洽由是而一曹君勉乎哉往
慎廼塗正轅而行其寧有不至者耶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序

韓泗州老人詩序

往八十年金虜于汴盡汴民咸勝兵抗鬪
不得息聞其父老泣撫黃稚謂不幸生亂
離使言承平時疑卒未見果承平耶余弗
得見得見焉必若等也不十年而金亡又
四十年

世祖一轍迹郡縣轉輸屯戍徭徭江以北
悉撤省而汴為樂土今三十年矣私恠當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

一

時父老言合龜卜特不知得年者幾何人
又不知得年而果佚樂者為何如人夫壽
與富天不能並畀錙銖之較頗與計莫以
勝也大德丙午韓泗州君美書來京師
曰余家嚴君偕老于汴俱八十矣桷與泗
州交最深官於吾鄉久與之言文詞道
政事切直近實今守於泗泗與汴水陸相
望甘旨致問不絕汴總河南十數州得領
公府事上汴奉觴跪行盡其私歡二老人
方彊明艾和游戲閭里登坡陁極榛翳臨

車飛礮動在耳眼嘗指而慨已而以喜而泗州又能清謹愷悌祝其神明以養其志慮休休焉不知其將耄古之所謂陶唐氏之民者於韓氏見之矣中都之士咸美而賦四明袁掬為之序

張氏宗譜序

宗以族言斯古也別以為宗記始也大宗非諸侯之制也居小宗而遺大宗自鄭氏大記之釋失之缺其大宗小宗乎何取然則曷為大宗也大宗之法不施於庶昆弟

謂之別者大夫學士悉有宗也天子以國諸侯以封世守其祀莫敢為宗下于庶人而言宗焉遺其大宗不可也大夫士有常宗由大宗而為小宗小宗不可以承祖故分而言之小宗之嫡斯大宗矣此繼別之義也張氏之各得為宗也奈何張譜始於東平東平其大父善也東平之長子禮為豐縣丞豐縣東平之大宗也其季義居於東昌死復葬焉有子五人長曰叔溫為高沙屯官東昌之大宗也古者適於他國皆

別為宗國一而地異別之義斯近矣張譜
軼於兵迎而數之首豐縣之禰悉張氏子
孫更數十百年宗不能易也高沙之禰居
東昌合豐縣為小宗始高沙為大宗宗各
有別尊祖之道斯備矣張姓出于姬至周
而氏著祖于韓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陽洛
陽河東始興馮翊吳郡平原清河河間中
山曰魏曰蜀東平譜祖以上名不得而次
合賢與貴侈而書之失近據速譜其疑矣
惟貴與賢不偕同也誠貴矣非賢不能傳

使果賢邪雖弗貴焉可也張氏之先墓隕
於河族厄于迓今其孫若曾咸曰別為始
者猶邇也至東昌而復別何敢忘之太和
之季叔恭敬父則曰為譜辨宗百世猶今
也且昔之不幸吾猶慙恧焉噫敬父之心
思而深肅肅然念其先敏儒以自持其興
也於是乎在敬父今為宗正府左右司都
事大德丁未作亭于東昌之墓旁表曰宗
會翰林學士廣平程公為之記太子父學
魏郡元君復初系之以詩而俾余為譜史

官表補述

廬陵羅氏世譜序

黃帝二十五宗距唐堯猶未遠世系昭穆混錯若不可考置而不論者謂其詳不可聞也禮莫詳於周展親別宗強本弱枝之慮品式備具不數百年難生於所親兵車日尋卒之顛覆僨絕何也其所以繼之者非其道也禮生於人情貴貴親親禮之大經繇貴而失親聖如周公猶不能以制宗法之不講所由來舊矣後漢鄭康成謂諸

青谷居二集卷二十二

四

侯之別子為大宗自大夫士而下皆不當有由是常宗之法廢貴為王公其所以承攝者止於五世鄭氏之說誤也譜謀學廢姓氏殺雜獨孔氏子孫更數千百年歷歷可紀而姬氏享國八百餘祀秦漢之際已散軼僅存後王盛衰抑無以議為矣或者謂孔子垂世立訓貴不以位故其所傳久遠然考諸傳記蠻夷小邦率一姓數十世噫立禮以辨位位尊而益爭昔之聖人夫豈不知其有是哉消長之理相尋於無窮

其不可詰者數存焉耳矣廬陵羅氏譜繇唐至今為世凡十有五為派凡十有八旁行邪上如指諸掌合職方氏小史之記貴盛累葉者亦莫能並統宗合源一其所尚必有其道參差不齊物之理也先之以孝謹終之以卑讓黜爵貴德雖百世可推也稱也公侯之子孫因羅氏之譜謀將有感夫昔時之興廢企焉若不及而終之以自勉者亦羅氏譜之微旨也延祐丙辰八月史官袁桐序

臨川危氏族譜序

姓氏之學魏晉以下無稽焉歐陽子作宰相世系切切然將私其親然卒數世三軼是則凡言譜牒者缺之焉得矣氏族混於周之東遷祖以為氏猶之可也別族改氏因其官簿以相沿襲益繁多矣繇是為賜姓為缺文一氏而兩望同源而別派至於推律觀物慕風嚮化雜然而前陳其避禍者記焉以自逃承宗繼絕湯不可考竄易傳會紛然莫能辯者數千百年皆是也宗

法之不講所從來久謂百世不遷者德如
后稷焉斯可矣后稷而不能則凡為吾徒
者得無懼乎孟子有言曰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均小人而言之何邪昔之親盡蓋見
于孟子然而私淑之道克孟子而能為之
者吾於危氏之譜其殆庶幾矣夫遠而不
可明者理之常也究其初以合乎貴賤貧
富其心博其旨微將使夫困者通盈者持
危氏之盛循環無窮於是乎有考焉是矣
維漳州大夫於梅 曾大父樞密越公同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

六

淳熙進士同乙科同著作同為番陽文敏
公之門人其弟南昌君族祖正肅公實銘
其墓梅來 京師族孫有成嘗曰兩家疇
昔若是譜非子叙不可不幸有成卒其弟
歸其骨于臨川遂不負其言而序之

熊西玉文集序

粵昔以經賦科進天下士有司崇尚日異
辟雍居俊游尤為準繩音節程度更創迭
變雲翕影附各以其伎進拘者輒困躓不
得上方是時蜚英溢行為時所推重連百

州之地不能以什一數邈音聲之近絕師
弟子之敬和筆繕札傳誦不止其好慕實
使之然也當咸淳初江以東言熊公焉余
師剡源戴公言為同舍郎時學官始授題
熊公據案瞪目鉤深摘微落筆澄澈理融
意新蠶則績而珠纒屬也未幾失仕東歸
沉冥簡編空林窮厓之怨橫溢間發而安
之有命不憤不悵猶昔日年壯意盛之所
作擬諸於德殆其微與噫陶唐氏之亡歷
年滋多精深憂思愈遠愈在極周陵遲諸

清谷居士集卷之二

七

子相繼有作是則先王之澤不可以一日
泯自漢而下殆無以議何則理不勝弊焉
故爾夫弊不極不足以自振此強仁者之
所宜知嘗聞公閉門盡心索六藝之蘊以
極遠紹後之學者是宜有考故不知其不
能而申其說命序之者實壻張拱辰氏也

陳元吉韻海序

近世儒先以韻書首於江左其理未竟論
者疑焉夫聲與韻文字之自然童歌巷語
肇於唐虞旁叶偶傳與君臣賡歌相表裏

非若今世拘拘然以清濁為高下論也小學廢已久言六書皆本於許慎或者謂揚雄太玄竒字與許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知屈氏而下若司馬諸賦其不易解辨豈亦其所自製故昌黎韓子謂凡為文宜略識字則世所為許學者苟趨省易實秦相斯之學也按魏李登始為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說成於江左江左之文綺而萎其於韻若法律為師條分目析錙銖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說而莫之

變能變者宋惟吳棫氏今世所行唐韻博極群籍之要見於其序而近世附益終莫能已噫學其果有止也邪眉山陳君元吉少以春秋試有司第一南極交廣以游夫幽冀之平衍搜竒尊聞包絡攬拾因韻以廣卒為是書名曰韻海班然而居編懸在庭各得其職雖第而輕重之同律呂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殆猶其微與昔顏魯公為韻海鏡源集古今韻字凡三百餘卷識者謂其摭華撮要該於理著四庫散落不

具而今也卒俟君以成合流納污愈遠愈清至於海者百川之功聚也敢誦所聞而回以序之

鄆城馬節婦詩序

詩始婦人先王盛時天地萬物之理推變審情者若是矣不幸而大故守中秉德合於自然憂辱恐懼蓋不能以相動也二南之化行於天下未及數百年陵夷變遷首於國君夫人聖人憂之錄於風雅書於春秋後有述作尤惓惓焉以致其意嗟夫乾坤之道相濟以成者也

清江客居七卷之二

九

皇元一海宇累下詔郡縣孝子節婦按實旌植是謹鄆城王母其狀曰馬氏年少喪夫養姑鞠子纖粟盡恩禮閭戶循飭四十年終始不易由是鄉老言于州州上其事禮部繇是得加桓表焉桷待罪太史歲終常會以奏書然陳詩以觀史官之職也凡我同志什為詠歌先之以憂勤終之以燕樂足以見夫國家德化之廣非止為王氏榮也豈不美歟長子質山東宣慰府

掾季獻今為翰林院都事云

蕭克有字序

在昔先民理得於簡易其言動視聽之方不求合於禮而所謂禮者何其日用而不知也唐虞之際黎民時雍至於湯武出而禮益立於是升降揖讓以成其容為之珩璜以節其步武為之弁冕以嚴其首服黼黻有度尊彝有數溫柔剛毅寬嚴張弛之教復品節而備具之噫可謂至矣世益衰而法益繁恣刑以防其情民之日不幸者

清宮居士集卷二十二

非天之所與殊也俗媮而說厖教不足以勝靡然後上以自治其亦未知其本始焉者也周之衰諸子馳騁激於世者黜仁絕禮以自高急於近功則皆苛迫峭刻益莫知其所措聖人政刑德禮之論幾乎其息書曰臣人克有常憲解之者曰憲猶法也奉有其常者也民之初生淵乎其仁詩書禮樂造士之具也不由是而推奉法以為固有夏后氏之世吾誠知其不若也廬陵蕭御史之子憲其師黃君字曰克有請

其說於余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有之義備矣假於外以為常將失其所謂由己之道修其由己之道莫若乎禮故余先言其得於天者如是而復以學禮之說告

袁氏舊書目序

袁氏舊書目者目袁氏舊書之存于今者也始曾大父越公舉進士時貧不能得書書多乎抄強記至用高祖妣齊國夫人魚魠冠學書後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

青宮居二年卷二二

二

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錄以歸於是書始備矣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文儒為牧守公私間暇擊鮮享醴會寮屬以校讎刻書為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鑿以取衣食而閩之建蜀之益其最著者也紹定辛卯公自宥府歸里遂累土為堂貯所得書於東西榮公日處其中客至不復道世事顧嗜陳黃詩擇其適意者手書為編寓物詠歌與道游遨休休焉不知其年之將耄如是者七年而薨舊書之傳

距于今四世矣。桐幼聞公從學正獻公時，
有手校九經旁說疑義，皆附書左右。竊為
精善，欲從諸父一觀，而未得。又欲合諸父
之藏，分第為目錄，亦不果。竊嘗謂天下之
物聚多者，終必散。或者早計於未散，則庶
幾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於山中。己丑之
灾，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書一夕而盡。
昔之預計者，乃幸而獲全。嗚呼！此公之靈
有以啓其衷也。惟公以勤勞起家，其書之
傳不幸而不存，固當歸之於數。其幸而獲
存者，敢不嚴藏，心思而躬踐之，以求無忘
前人之意。謹次其本始書，以為舊書目序。

袁氏新書目序

余少讀書，有五失焉。雅觀而無擇，濫閱而
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攷古人之言行，意
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錄史
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
無成，聞人之長，唯恐不及。將疾趨從之，而
輒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為文，
未能蓄其本，經術隱奧，茫乎其無所適從。

泛然而無所關決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為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墾之為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為精也往者書未模印時爭傳寫授讀較余所藏之書不能十

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說與往年春書燬于火偃仰草莽所失物不復追憶而於書獨不能忘懷已乃思前之五失一旦而悟

將從事於內以求自得之實其年夏大人過故都復購遺闕篋載以歸意者斯文之富將過乎昔而余又思旁搜遠錄俾夫昔日之藏矣噫年未至於壯其五失可以亟改也而古人之志余亦竊有慕焉用識吾過以為袁氏新書目序首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

始余讀戴記帝王疆理不盡於衡山而虞書致日廼南極交州是則要荒不責其貢賦使者雖歲往返亡害也馬伏波議兵法

與建武帝合勞民入於潦霧蚺蛇之地其得意自叙反不若賈君房建罷擊議時俗升降略地定功後王所尚者然與唐置安南都護府獻令鮮薄同羈縻州開元詔太史測天下畧交州為南履準事與唐帝類不聞其有僭拒事也萌芽侈心承詔旨以肆誅索一不得意而曰損國體者是誠盜臣也已

世祖文武皇帝神幾洞察不加以兵而安南畏威不敢朝終五世削王爵以奉貢

今天子即位頒正朔議遣使於是文君子方拜禮部郎中為使副以行辭命專達儀注品節唯子方是毗入其境不旬日卒致命以還稽諸徃使五十年所未有也還都示予行記一編夫誦詩專對夫子之訓也予於書獨有取焉宣上意儆有衆誓命焉有考山川導別表土俗以宜于民莫詳於貢書至若贊帝德以傳示永久是非史官不能子方以論撰奉使事三者將兼而取之誠於詩書殆相表裏矣蠻荒酋長俾知

夫中國有人焉者其自子方始窮極瑰麗
媚上以營夫已者子方不知其說也是宜
廣梓以告于後之使者云年月日來桐序
白李清母夫人受新封詩序
春秋經錫命之制後王以品秩益展其追
榮倣古則今至于是大備

今皇帝嗣大歷服桐時在翰林得與議典
章儀注僉曰勲爵古制以人子所居官褒
崇之罔俾專美于前代定其格入奏

皇帝曰可輕外重內非廣孝道視所居官

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二

三

咸大賚之 詔下皆叩首望闕謝浙東元
帥府都事白君湛即以其所宜封者為母
盧夫人請于 朝得封太原郡太君盧白
皆中原望族盧以父詞鳴翰林白氏再世
持雄辨清言冰雪縑藉聞者莫不興起若
是者尤足以振耀也噫世之崛然因其夫
與子蒙爵命者多矣未有若盧白之清望
足以厭服于當代恃其世家白君之所不
敢朝夕溫清陳白其所行事秉心以公張
弛興革孰不曰是真世家彼夸詡者誠不

足為兩家重也郡之儒士相率為歌詩以
贊俾楠首為序泰定元年冬十有一月前
史官棗楠書

甬山集序

文章與時為高下誠哉是言也宋祚將亡
國學考文其悲哀促急不能一朝居四方
翕然取則凌躡上第至今殘編斷續讀之
令人歎恨不已蓋士生斯時能自拔以表
見者不一二數有一人焉則又韜匿冲晦
與世若不相接始予少時見三江李君在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

明于史塾其貌癯然其語泊然僅知其為
長者也下世十餘年子汲以所為詩文十
卷號甬山集相示貫穿籠絡悉本于五經
之微旨而優柔反覆羈而不怨曲而不佞
藹然六義之懿宮商相宣各叶其體情至
理盡守之以嚴無直致之失世之號能為
詩文者率不過是較一時之輩流實居其
寡惜乎昔時之承接不足以知其萬一也
維昔東義公以盛德燾裕世科聯踵今五
傳矣論其詞章則擬於先世為有光汲能

廣而傳之惠於吾鄉俾其子孫得以遵守
豈不韙哉泰定二年冬十月來楠序

蓬萊閣詩序

會稽為禹會諸侯之所自嬴政一登而其
山水之勝迄兩漢孫吳莫有表章或者謂
當是時征伐蠻粵為用武地而士大夫在
朝廷簪筆執牘以奉天子之游宴顧安得
從事於荆榛險絕以暢其耳目哉惟太史
遷出於流落不偶以至而見於賦詠實自
東晉始方王謝諸賢南徙渡江北望丘壟

其悲離感愴不在於仕進故其意念殊絕
搜竒挾幽樂天以俟命而會稽號為南鎮
將騁懷以摠其所尚故今之言游山水實
自會稽始繇是而降游者益廣而專牧守
之任者得兼有而畢具矣元微之以觀察
使鎮會稽所辟幕客皆知名士號為絕倡
後人作為蓬萊閣蓋取微之詩語唐宋鉅
作悉刻于其上雲內王侯祗能父蒞是邦
政簡訟平百廢俱飭復閣之舊迺曰昔之
諸賢意必有在登斯閣也將見夫同寅之

肅和寮案之靖共飛觥擊壺以徬夫微之
昔時之盛巖壑交映神閑意消不苛刻以
暇豫彼俗吏瑣瑣夫豈知是也哉同郡儒
士合賦詩若干首梅與叔能同官于朝
審平昔清靜簡易之論於是乎見雖老尚
能為侯賦之泰定三年正月甲子清容居
士四明袁掬序

馬氏族譜序

譜以遠言懼其非吾祖也以近言有悲吾
之不得已也金徙于南衣冠故族扶挈僵

仆十失其九者有焉百不得其一者有焉
難甫定遺童孤兒想像先人之容儀音聲
僅得於髣髴推名諱至於祖則有能言者
矣上而高曾不復有能言矣余嘗攷夫譜
謀之書秦漢以後牽強附會世表姓纂僅
取其近侶作史者不得不爾凡為子孫者
罔敢以是為傳信河陽馬氏蓋皆昔時之
望族今元帥公知夫高曾以上之不可以
譜遂斷自其可知者為之旁行側注官位
名諱以明其始卒葬年月以慎其終用意

弘遠將以期其子孫之日盛嗚呼百年之計莫先於德德愈種則見於後人者不俟而自至晉丞相王文獻公導渡江始立家譜不及三世而蕃衍盛大史不絕書馬公之意盖若是願相與勉乎哉則得之矣泰定二年七月乙卯前史官袁桷書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

廣信鄭君復初舉進士之歲時維三月值其嚴君始生之朝作為歌詩而終之曰移忠云自茲其立志誠遠且大矣夫仕莫不

欲榮其親仕貴矣所尚貴乎自立不爾則其於貴也乎何有故昔之學仕者必求夫大賢者之格言以佩服之若鄭君者策名未離乎都門超識遠抱先之以不苟若是余嘗於 殿廬識之冲然其容介然其操審必能有異乎衆也暨余還里咸言其在官也奇衰不入於市貴俠不登于庭盡職而無所顧避是其所蓄足以行所願矣泰定三年秋八月同校文江浙始見其屬和者凡一編嗟夫古之果於正誼必寧夫親

而為親者計其誦辱將與之同患難而不
之避故載於史傳者不一鄭君之志見初
筮駁歷既遠聲譽益振始信夫家庭之教
在乎夙昔誠不在夫今日也因申其旨而
為之辭丙寅歲八月壬辰來桐序

周彥祥存樂堂詩序

往者淮甸為南北要衝耕耨不足以盡其
地力彌望數十里皆草屋星散高下每歲
春秋避兵輒土窖稻麥老稚潛匿業薄中
丁男健婦守舍相偵伺黃塵翳天猶能在

旁近結集保護卒然有相接持挺箠盡力
以抗其甚不幸者則皆係累長驅銜車逐
馬故凡淮民之家子不識其父弟不知其
兄因循苟活慈孝恭敬施於家庭之懿者
未能也吁誠可悲也夫

世祖皇帝一海宇淮始為樂土今四十餘
年昔之父老言昔時之事未嘗不先之以
款款繼之以幸喜野無間民而詩書庠序
之教駸駸乎雍熙之盛廬江周君彥祥於
是作堂以奉其二親而名曰存樂予嘗以

為生乎今之世有幸不幸存於其間故其
愈後者則愈樂而生乎其前者若彥祥之
二親是也彥祥之奉親當補其昔時之不
可致推彥祥之年亂離崎嶇猶耳接而身
受至其諸孫則蔑有知之者噫豈非愈後
者則愈樂然則彥祥之心所以樂其父母
昆弟者可勝道哉太學博士姚君為之記
善為歌詩者將別為一編迺首為之序彥
祥今為某官

白鶴詩序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

五十一

泰定元年春二月有白鶴於崇真萬壽
宮特進宗師吳公主祠事越四日有白鶴
三集雲中指殿前五日復至旭日晏溫執
事有恪皆承睫仰視一口贊慶士大夫各
為歌詩以侈其異嘗聞禮儀神明之事莫
嚴於精意而諸物之畢至良係乎聖德之
通感惟今

天子踐祚之初詢賢考能歛福以錫庶民
籲天請命實不私於己祠祭之事遵叙以
行罔有偏好昔漢宣帝勵精圖治嚴歲祠

事時則有白鶴集于廟庭異代同符稽諸
行事實過於彼而祝釐奉祀以承上命
者罔敢暇逸吳公蓋有之焉絕地天通昔
之聖人將以止夫機祥之說天人之際合
於自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不然詩書所
稱其得而廢之與詩若干首遂為之序

春臺詩序

老氏之學以澹然無欲為至道故凡人之
所同然者必激言以相反至於榮觀燕處
其徒日廣其說則曰吾教必若此侈靡盛

詩書卷二十二

二十二

大浸淫於天下其言曰如登春臺彼嘗非
而鄙之今考其所為若不相侶視其言者
吾猶以為近古也延平余君惟熙於是取
以為齋名焉昔之盛時淳厚給足充然樂
其身非直為耳目之美觀日作夕息相安
於閭里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其教易行也
今海宇一轍戶口田野休養蕃庶涵濟
聖澤庶幾時雍之治惟熙慕古於是乎得
之矣理適乎中人情之同隨物而遷者過
也極枯槁禁制以為至樂矯然者也惟熙

嘗為威茂安撫司僉事今屬國史府通
敏守禮推命名之雅其將樂夫天年同衆
以求用於世者與集賢大學士郭公大書
其戶冊朝之卿士咸為歌詩

曹伯明文集序

江西之文曰歐陽王曾自慶曆以來為正
宗舉天下師之無異辭宗金分裂群然師
眉山公氣盛意新於科舉為尤宜至乾道
淳熙江西諸賢別為宗派竊取國策莊周
之詞雜進語未畢而更事遽起而輟斷續

鈎棘小者一二言長者數十言迎之莫能
以窺其涯而荒唐變幻虛豹竦而魚龍雜
也嗚呼三公之文其思厚以深其理精以
正凌厲乎諸子貞元而下曾勃然不肯自
讓後之人懼蹈龔之譏卒至於濫觴淪胥
而莫能以救可勝恨哉大德中桷與端明
曹公之子伯明甫為翰林屬其為詩文如
桑麻穀粟切於日用不求酸鹹苦澁以傷
乎味之正篤實渾厚與其履踐見於事物
者實相表裏夫行以為先言實次之言不

勝不足以害道翕翕夸詡含譏以射人者
猶懼其不解方手指其說曰吾意蓋有在
若是而罹于人禍者多矣伯明以親老再
為編脩官補外以去幾二十年來 京師
為文若干卷得而讀之其衰窮舉躓略枝
葉之學春容雅馴以循夫規矩它不能以
詬病也夫慕其輕浮而欲求侶於瑣瑣者
伯明之所不忍抑有聞焉老而能學吾二
人之所宜繼炳燭之勤願相與切磋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